



叙事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谭君强

聚焦研究

多重叙事媒介中的聚焦呈现

陈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叙事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谭君强

聚焦研究

多重叙事媒介中的聚焦呈现

陈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聚焦研究：多重叙事媒介中的聚焦呈现 / 陈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0
(叙事研究丛书)
ISBN 978-7-5203-1162-5

I. ①聚… II. ①陈… III. ①叙述学—研究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478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史慕鸿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王 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叙事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现代关注的焦点，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从未间断。作为人类的言语或其他形式的交往行为，作为传承人类文明的记载，叙事所累积的成果，以各种语言文字和其他媒介方式形成的叙事作品，犹如恒河沙数，难以计数。

人们何以要叙事，以何种方式叙事，叙事如何才能最好地达到其目的；叙事的产物，与之如影随形的叙事作品，它们有何独特之处，它们无限丰富的内蕴透过何种方式或隐或显地展现出来，什么样的叙事作品不至稍纵即逝，而或多或少有可能成为时代的经典，它们如何不断扩大自己的媒介行列，形成丰富多彩的叙事作品……都是人们广泛关注并引起持续兴趣的问题，在中外古老的典籍中我们不难发现对这些问题的追寻，而在现代和当代的研究中依然是受到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与有着悠久的叙事传统和丰富的叙事作品实践相比，当代意义上的叙事研究，或者更为狭义地说，叙事学研究，作为人文科学领域的一门学科，它的兴起尚不过半个多世纪。然而，时间虽短，它发展的脚步却十分有力。就一门学科而言，它在结合对叙事作品的分析与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构建起一系列越来越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核心概念，它既拥有无限丰富的研究对象，又有独树一帜的理论视野，因而，在众多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尤其是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中显得不同凡响。

在诸多形形色色的理论中，不乏维持不了多久便成明日黄花之论，在理论的潮流中连一阵涟漪都无法激起。而叙事研究或叙事学研究，却

远非如此这般面相。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它稳健的发展所表现出的状况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也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就它所受到的关注程度而言，可说是从涓涓细流的流淌，到日渐融会，直到汇流成河。这一轨迹，可从最近对中国知网的检索中，看出其基本的状况。笔者分别输入“叙事”/“叙述”这两个检索词，得出的结果是，自1950年开始，以“叙事”/“叙述”作为标题的论文共计54957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出自1950年，是这一年唯一的一篇。由此到1979年，每年的相关论文不足10篇；从1980年到1987年，每年不足100篇；从1988年到2001年，每年不足500篇；而从2002年到2004年，3年时间就达到一年1000篇以上；2006年超过每年2000篇；2008年超过每年3000篇；2011年超过每年4000篇；2014年超过每年5000篇；2015年5435篇；2016年5548篇。这样一个数据，再形象不过地展示出这一研究的发展趋势。如果做一个预测的话，有理由相信，它多半会继续延续这一发展势头。

从叙事研究的发展景象来看，人们不禁会问，它何以会出现这样一种良性的正向发展状况，何以会历经数十年而不衰。在这里，应该说，叙事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及其研究对象的大量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使乐于进入其中的研究者都可以寻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可以做出与以往研究不相雷同的新的探索。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于具有学术和科学意义上的创新，在这方面，叙事研究、叙事学研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低估。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出许多理由，但在笔者看来，其中两个方面的原因尤其引人注目。

第一，叙事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墨守成规，不故步自封，而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能够不断对理论本身进行必要的修正与调整，使之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以保持理论本身的敏锐性，具有丰富的阐释力。叙事学这样的发展路径，在它许多理论发展的关头展现出来。比如，从这一理论开创之初固守于文本之内，不逾越文本的界限，到后来突破这一人为的藩篱，获得新的生命力；从长时期将自身限制在叙事作品，尤其是叙事虚构作品的研究范围，到打开大门接纳其他不同的文类；从单一的叙事学理论视角，到在保持其基本理论导向的基础上，不吝吸取其他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形成理论的合力，等等，从中都可看出

它对理论本身的不断革新、发展、完善，而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举个例子，叙事学的跨文类研究现在已经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其中的一些文类界限曾经在长期的研究中都难于突破，比如，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就在很长时间内被排斥于叙事学研究之外，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一书中，就曾明确地将抒情诗歌排除在叙事学研究的范围以外。在叙事学跨文类研究的背景下，21世纪以来，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和研究悄然起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笔者被这一富于新意的研究方向所吸引，对这一新领域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仅仅在最近三四年时间就集中写出了十余篇诗歌叙事学的研究论文，发现它潜在的研究空间居然如此广阔。

第二，叙事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十分抽象的理论维度，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十分形象、最富于实践性的理论之一，是最注重将理论与文本分析实践密切结合、融为一体的理论之一。它不以一幅令人生厌的僵硬的理论面孔示人，而往往伴以大量形象的文本例证，增强其理论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具有一种理论的亲和力。18—19世纪的德国，在哲学、美学中不乏众多高深理论之作，莱辛一部篇幅不长的著作《拉奥孔》却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原因就在于它的理论源自文学艺术的实践，源自对形象的文本的分析与阐释中，字里行间往往跃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描述，却又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打开任何一部中外叙事学著作，都可以看到，在其中条分缕析的理论描述中，往往伴随丰富的文学艺术文本例证，读来让人兴趣盎然。

在叙事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中，我们推出这套“叙事研究丛书”，就是希望总结近年来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并不断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继续结出新的果实。自然，其中也包含借此获得学界同人批评指正的殷切期望，以使我们的研究做得更为扎实，更为合理。

这套丛书由云南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主持。丛书的作者主要为中心的成员，同时也不限于此，欢迎叙事学研究的同行加入这一行列。云南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14年，时间虽然不长，却已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2015年承办了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第五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七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同年主持了另一套丛书“当代叙事理论

译丛”，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前面谈到中国叙事学研究旺盛的发展势头，国外的叙事学研究，同样呈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的局面。这套译丛选取的就是 21 世纪以来国外重要的叙事学著作，翻译出版以引入国外新的理论资源，更为及时地介绍来自国外的声音。两套丛书可以说互为补充，我们衷心希望通过这两套丛书，促进国内外叙事学界的交流，繁荣学术研究，为中国叙事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谭君强

2017 年 7 月于云南大学

目 录

绪论 聚焦研究	(1)
一 聚焦的客观存在	(3)
(一)层次区分	(4)
(二)关系区分	(10)
(三)研究方法	(16)
二 叙事作品聚焦分析之再研究	(17)
(一)聚焦存在的隐匿性	(17)
(二)感知主体的臆想性	(21)
(三)聚焦分析与文本切分	(25)
三 聚焦与可能世界	(31)
(一)聚焦与虚拟	(32)
(二)聚焦与感知	(43)
第一章 从“文字”追溯“话语”:口传文学时代的聚焦特征	(50)
一 神圣叙事背后的集体感知	(51)
(一)框架结构交流显性化与真实感	(51)
(二)仪式叙述中的神圣性	(61)
(三)特殊与普遍中的框架结构	(72)
二 凝滞的时空:从仪式到场景	(77)
(一)场景与时空感知	(78)

(二)《圣经》中的“场景”	(87)
三 拉祜族《牡帕密帕》的时空感知	(99)
(一)“自足创造”与“创造”的主客关系	(100)
(二)创造与时空秩序的构建	(105)
第二章 从“文字”到“图像”:视觉时代的聚焦变形	(110)
一 穿越不同叙述层次的聚焦	(113)
(一)叙述层次与聚焦	(116)
(二)关联不同层次的感知类型	(119)
(三)化身记忆主体的聚焦主体	(122)
二 电影《重现的时光》聚焦类型与载体意义	(127)
(一)镜头感与综合感知	(129)
(二)零聚焦与内聚焦	(137)
(三)观者如上帝	(145)
三 真实电影的聚焦呈现及其价值指向	(149)
(一)“言行一致”的“自然呈现”	(150)
(二)多重交流行为的叙述延展	(153)
(三)“双向认同”的学科追求	(155)
第三章 从“独白”到“喧哗”:多媒体时代的聚焦悖论	(159)
一 网络小说内聚焦的个人私语	(161)
(一)载体转换与文本价值判定	(161)
(二)第四重主体身份遮掩下的个人私语	(166)
(三)《八月未央》内聚焦特征分析	(174)
二 网络游戏“零聚焦”的集体强势	(185)
(一)个体感知掩盖下的行动感知	(186)
(二)异于摄影机聚焦的屏幕聚焦	(191)
结语 聚焦发展趋向	(197)

附录 质性研究与叙事学分析的有效对接	
——以《维廉·马斯特的学习时代》的分析为例	(201)
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25)

绪 论

聚焦研究

聚焦 (focalization) 概念的产生与多个学科有关。经 JSTOR 数据库检索, 最早可以追溯到 1856 年。在其诞生的 25 年间, 与之相关的 4 篇研究论文, 就已经涉及艺术^①、哲学^②、光学^③和物理学^④等多个学科。

一个半世纪之后, 聚焦这一概念不仅继续与视觉感知紧密结合, 成为叙事学的重要概念, 同时, 被广泛地运用于意识形态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文化研究等多个研究领域, 在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质性研究等多学科、跨学科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聚焦概念在多个学科的扩展, 体现了人类解读自身认知奥秘的渴望, 也是学术研究中, 叙事学从结构分析走向认知分析的延伸。

热奈特在 1972 年的《叙事话语》中阐释了聚焦, 区分出“谁说”和“谁看”两个不同层面。^⑤之后, 米克·巴尔等人分析“聚焦”, 区分出视觉感知的主客体, 也就是“看”与“被看”两个要素的关系, 而且进一步用“谁感知”取代了“谁看”, 明确指向了隐藏在叙述层面之

① Thomas, J. Watson Librar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Two Pre-Raphaelitisms. Third Article. The Modern Pre-Raphaelites," *Crayon*, Vol. 3, No. 11.

② James, W., "Brute And Human Intellect,"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Vol. 12, No. 3. pp. 236-276.

③ Fell, G. E., "The Binocular Microscope and Stereoscopic Vis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icroscopists*, Vol. 3, pp. 69-83.

④ Stevens, W. C.,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Stereoscopic Phenomnena," *Science*, Vol. 2, No. 78. pp. 609-612.

⑤ Genette, G.,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89.

后的感知层面。聚焦研究至此基本摆脱了聚焦概念是否存在的讨论，专注于聚焦分类标准的研究，试图梳理聚焦对于叙述层面与聚焦层面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聚焦研究承认聚焦依附于叙事文本而存在。聚焦主体和聚焦客体与叙事文本其他层面的主客体之间既有联系，更有区别。所以，聚焦研究必须尊重其与叙事文本其他层面的关联。基于上述原因，热奈特将聚焦类型的区分标准部分设定为“人物与叙述者之间的不同关系”。而沃尔夫·施密德所归纳的视点的五种参量，皆是与行动层面的人物有关。^①

而另一方面，聚焦不仅依附于客观存在的文本，而且超越其上，以感知行为作为其存在标志。因此，感知行为的发送和接受双方不能简单地对应于文本叙述行为的主客双方。与叙述行为的关键不同在于，感知行为的主体并非某种实体存在，而是一种抽象存在。按照伯克哈德·尼德霍夫（Burkhard Niederhoff）的说法，是与臆想实体（hypothetical entities）有关的概念。^②埃德蒙斯顿（W. F. Edmiston）也较为谨慎地使用了臆想旁观者、臆想目击者以及臆想理解等来指称聚焦者和聚焦的功能。^③而戴维·赫尔曼就直接认为聚焦（主体）是臆想实体。^④这些关于聚焦主体的讨论实际上都指向了聚焦行为超越文本存在的本质特征。更进一步，因为聚焦行为感知主体的抽象存在，所以其行为所指向的内容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官所获得的具体感知，而是以文本为连接，复合了感官、感知、情感等在内的信息综合体。因此，聚焦研究需要尊重以下两点：

首先，叙事文本并不能带来直接感知，而是通过语言文字，体会各种感知及其综合，唤起复杂情感，完成对虚构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基于文本信息承载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叙述方式的差异，聚焦的类型也就与叙述者的类型等问题交叉在一起，聚焦研究成为超越叙事文本多

① Schmid, W., *Narratology: an intro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0.

② *Focalization*, http://hup.sub.uni-hamburg.de/lhn/index.php/Focalization#History_of_the_Concept_and_its_Study.

③ Edmiston, W. F., *Hindsight and Insight: Focalization in Four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Novels*,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Press, 1991.

④ Herman, D., "Hypothetical focalization," *Narrative*, Vol. 2, No. 3 (1994).

层面的混合研究。

其次，聚焦研究通过还原文本接受，关注信息承载的不同方式，着手于经过感知加工、视点接受与选择所呈现的想象空间。所以，包括叙事文本的聚焦呈现方式与时代因素、叙事模式、隐含作者乃至读者在内的诸多要素就成为聚焦研究的相关重点。这也是聚焦概念成为后经典叙事学中意识形态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的重点研究概念的根本原因。

基于聚焦的客观存在和聚焦与文本其他层面的复杂关系，本书的聚焦研究选择媒介载体差异作为切入点，比较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之下，聚焦呈现的差异，以叙事文本分析为基础，以还原抽象存在的虚构世界的构建规律为目标，寻求作品、叙事文本、虚构世界不同层次的关联，开展口头文本、书面文本、影视文本和不同媒介载体叙事文本的比较研究，探究多媒体时代的叙事聚焦发展趋向，回归聚焦的本质存在，同时通过逻辑推演，探求可能出现的聚焦呈现方式。

一 聚焦的客观存在

聚焦概念的出现是叙事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论它以何种概念、何种角度的理解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聚焦所对应的文本现象、所指向的客观存在都无法否认。叙事学中，与聚焦相关的概念包括观察点（point of view）、叙述透视（narrative perspective）、叙述焦点（focus of narration）、叙述情境（narration situation）、叙述视点（narrative point of）、叙述样式（narrative manner）以及叙述视角（narrative point of view）等诸多概念。^① 聚焦、视角，抑或是观察点，众多概念纷纷登场。聚焦概念法虽然在能指层面面临术语名称不统一的问题，但也说明了聚焦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它必然指向客观存在的某些事实。

^①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一) 层次区分

聚焦区别于行动和叙述行为，是以感知行为为标志，并以不同的行为主体作为识别特征。聚焦概念首次被引入叙事学研究，就体现了研究者对行为及其主体差异的敏锐觉察。热奈特在1972年的《叙事话语》中阐释聚焦概念，已然区分出“谁说”与“谁看”^①两个不同的层面，至此“说”和“看”分别成为叙述与聚焦两种行为的指称。

聚焦概念的出现强调独立于叙述之外的感知行为，用热奈特的话来说就是“谁感知”与“谁说”的区别。使用同样的一个代词“谁”，对应的却是感知与叙述不同主体的区分。感知与叙述不同行为的主体区分还来自同一行为内主客体的进一步明确。米克·巴尔在1977年《叙事学——故事的进程：四部当代小说叙事意义散论》一书中对热奈特三种聚焦类型的批评，直指问题核心：外聚焦与其他二者的区别不是基于视角本身，而是基于功能的对立。在内聚焦中，人物既是聚焦的主体，又是观察的对象。在零聚焦中，感知人物是他或者他自身聚焦的对象。（在混乱的分类）之后，这个概念就失去了它原初的意义：热奈特命名的第二种聚焦即“内聚焦”，所说的“被聚焦”的人物“看”，而在第三种即“零聚焦”中，人物不能看、但是能被看。因此，这不是“看”实体存在之间的区别，而是视觉对象之间的区别。^②同一个个体的存在不能兼任同一个行为的主客双方，但是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往往会用聚焦人物的概念混淆感知主体和行动主体，用人物叙述者混淆行动主体和叙述主体，甚至用叙述者指称聚焦者。究其原因就在于聚焦、故事、叙述三个层面的重叠与关联。还是从聚焦感知的存在入手，感知的行为方式可能是具体的听觉、触觉或者味觉，也有可能仅仅是一种环境、氛围的整体性认知。但是如果当感知的方式是听觉，而叙述主体又是用说的方式进行叙述，感知主体和叙述主体之间的界限就会比较模糊。例如当语

^① Genette, G.,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89.

^② Bal, M., *Narratologie. Les Instances du Récit: Essais sur la signification narrative dans quatre romans modernes*, Paris, Editions Klincksieck, 1977, p. 199.

言作为媒介时，就存在两种易于混淆的理解。一种是从感知生成感知的叙述，可以归纳为“先听后说”。与之相反的是从叙述到受述的过程，也可以归纳为“先说再听”。而采用视觉呈现进行叙述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混淆，“见其所视”的叙述过程与“视其所现”的感知生成也会相互混淆。所以，当热奈特用“谁感知”与“谁说”来区别感知主体与叙述主体之时，在“感知”的新概念之下，还隐含了更为重要的区分：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感知方式和叙述方式之间的重叠与差异，还在于主体“谁”存在本质差别。

因此从行为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差别入手，可以得出同一个叙事文本对应的三个不同的层面。

聚焦、故事、叙述三层面主客体对照

层面	主体	客体
聚焦（感知）	聚焦者	聚焦对象
叙述（叙述）	叙述者	受述者
故事（行动）	行为者（人物）	目标

叙事文本中，故事是由多个行动复合、叠加而成，所以在叙事学研究中有故事线、核心故事、次要故事等多个与故事有关的概念。在叙事学的传统理解中，“故事”更多的是一个类似恒常存在的概念，它常被表述为从叙事文本或者话语的特定排列中抽取出来的、由事件的参与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并按时间先后顺序重新构造的一系列被描述的事件。^① 故事概念的提出以及之后“功能”、“行动元”等叙事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抽象意义上对所叙述内容（或者说行动）的逻辑研究。

根据格雷马斯对故事结构模式的划分前提：行为者具有一种意图，他们渴望达到某一个目的。这种渴望或者是实现某些他们所追求或喜欢

^①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的东西，或者是逃避某些讨厌或不赞成的东西。^① 在叙事学的研究中，主客体的关系仍然可以延续到叙事文本其他两个层面的研究中。故事的主体，或者说是行动的主体是行动者，而客体就是目标。叙述行为的发起者是叙述者，它是表达语言符号的行动者，这一表达构成了文本本身。而在其他媒介中也存在与之等同的行动者。^② 而叙述行为的接受者就是受述者。因此，同一个叙事文本三个层面的主客双方都具有特定的关系。聚焦研究中，米克·巴尔也是从“关系”的角度认识聚焦并区分感知关系的主客体。她明确指出，聚焦是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I shall refer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lements presented and the vision through which they are presented with the term focalization. Focalization is, the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vision and that which is seen: perceived^③）。

同一个叙事文本三个不同的层面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应的行为意图的实现为连接，形成了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复杂关系。聚焦、故事、话语作为感知、行动、叙述的三种不同的行为，对应的行为主体分别是聚焦者、行动者和叙述者，对应的行为客体分别是聚焦对象、行动目标和受述者。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三个行为层面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待聚焦，将有助于辨析传统的聚焦分类标准，把握聚焦与其他两个层面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地理解传统的聚焦分类所掩盖的叙事文本的多层次关系。

从具体的研究方法看，在不同行为特征和主客体存在的三个层面上研究同一个叙事文本，延续的是 20 世纪以来结构研究的基础范式，通过具体的层次研究，承继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以来的基础研究方法。20 世纪以前的传统文学研究主要关注“作品”层面的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使用法布拉（Фабула）与休热特（сюжет）这两个对立的观念，强调艺术创造性变形前后的事物的不同性质。英

① [法] 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吴泓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252—256 页。

② Bal, M.,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p. 18.

③ Ibid., p. 142.

美新批评广泛使用“文本”，指称统一的文本客体，有能力又敏锐的读者皆可在书页上得到它“公开的”意思。^①之后，在英美新批评文本研究和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再发现的基础上，格雷马斯撰文指出叙述层次性的存在，即“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表达和分析层次：一个是叙述的表面层次，在这一层次，叙述过程通过语言实质表达并受特定的要求所约束；另一个是内在层次，它像一个共有的结构主干，在表达之前叙述性就在此存在并得到组织。这样，共同的符号层次就同语言层次区分开来；不管表达时选择什么语言，从逻辑上来说，符号层次总先于语言层次”^②。罗兰·巴特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叙事作品是一个等级层次，这是毋庸置疑的。理解一部叙事作品不仅是理解故事的原委，也是辨别故事的“层次”，将叙述“线索”的横向连接投射到一根纵向的暗轴上。^③

在已经确定了叙事文本的层次性之后，热奈特继续使用层次分析的方法研究聚焦的类型。当下叙事学界都极为熟知的热奈特聚焦分类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两个标准区分聚焦类型。热奈特的“内聚焦”包括固定式、转换式和多重式三种不同的聚焦类型。^④基于故事行为层面人物与人物经历故事的一对一、多对多和多对一关系统一类型划分标准，是相对容易辨识的，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但是热奈特解释“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个类型划分所采用的标准，使具体的分析操作和逻辑理解上都有一定的难度。热奈特的三个聚焦类型所指向的叙述者与人物之间所知内容的对应关系貌似合理，但实际上杂糅了聚焦、故事和话语三个层面的复杂关系。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其他理论家的研究中。正如尚必武所指出的，在“谁看”与“谁说”这一问题上，布、沃

^①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9, p. 316.

^② [法] 格雷马斯：《叙述语法的组成部分》，张寅德主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③ [法]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译，张寅德主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④ Genette, G.,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89.